



援塞医疗队队员在非洲的埃博拉病房查房

## 你在非洲还好吗？

▲ 解放军第302医院 洪建国

又是一年春。当新年的脚步渐渐临近时，我又想起了那些曾在非洲遭受过埃博拉病毒侵袭的兄弟姐妹，你现在在非洲还好吗？

### “大年三十的坚守”

那是2015年2月18日，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，国人正高兴地迎接新年的到来。而我作为解放军第三批援塞医疗队队员，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。

那一天，我和队友们再次来到了中塞友好医院，救治被埃博拉病毒侵袭的患者。不一会儿，大家就走上了各自的岗位，有的消毒，有的接诊，有的查房，有的配药，工作井然有序，有条不紊。也是这一天，医疗队为每位埃博拉患者送上了新春贺卡和礼物，祝福他们早日战胜病魔，他们是那么的高兴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队员们常提起的聋哑儿童“小西塞”。据说他刚来时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后来大伙集思广益，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“西塞”，寓意“西非塞拉利昂”。

队员们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行动有些不便，仍亲自给他沏上一杯浓浓的营养液，一勺一勺地喂到他口中。那瘦弱小脸上大大的满足的微笑，温暖了我们在异乡的心。

在病房里，我还看到了年轻小伙卡马拉，他那双略带湿润的大眼睛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当他接过队员们送给他的新年礼物时，口中一直说着谢谢。

尽管国籍不同、肤色不同、语言不同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是相同的，他那眼神中流露出的尽是对中国医疗队员说不尽的感激。

当听说卡马拉于中国的大年初一就要康复出院了，这个消息无疑是送给中国医疗队

员最好的新年礼物。

### “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！”

面对致死率高达90%的埃博拉病毒，以及气温高达35℃的病区环境，医疗队员们随时都可能感染病毒失去生命，但大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仔细地对所有患者进行了一次查房。

“进病房1小时了，该出来了！”

按照医疗规定，医务人员进入埃博拉病房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小时。

尽管当时我和队友早已疲惫不堪，汗流颊背，但不敢有片刻的停歇，争取把最后一位患者看完。

“1个半小时了，你们赶紧出来！”

“已经2小时了，必须出来，再不出来就出事了！”

2小时后，我和队友拖着几尽虚脱的身体走出了病房，脱掉11件防护用品，感觉“能够正常地呼吸是多么幸福啊！”接着不到一分钟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。

那一天，当我们回到驻地吃年夜饭时已是下午1点多，北京时间大年除夕晚上9点多，国内的春节联欢晚会已开始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，也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 and 状态过春节，忙碌而充实，有危险而又义无反顾，不能与家人团聚而又有特殊意义！

海阔路遥，时空轮转，转眼快两年了。小西塞、卡马拉、蒂莫西，还有埃博拉老奶奶穆苏，我们身处异地，你们在非洲还好吗？衷心祝愿你们幸福安康，祝愿中非友谊地久天长！

## 陪伴也是一剂良药

▲ 湖北省中医院 张健

今晚是夜班，作为一名普通的急诊一线医生，我不敢深睡，在逐渐朦胧的意识中回忆往事，若有所思。

### 急诊科的“熟客”

“您哪里不舒服呢？”铺平被奶奶捏皱的病历，我开始轻声问道。

“胸闷、心口痛。”李奶奶右手掌捂着前胸，眉毛无精打采地耷拉着。

在翻阅李奶奶之前的数次就医记录后，我心中犯了嘀咕：这位奶奶是一位老病号，总以胸闷、心痛这两个主要症状到门诊求治，找过很多顶级专家，做过相应检查，吃过不少专科药物，可治疗效果一般，要不然李奶奶也不会成为众多科室的“熟客”了。

“您这痛有多久了，怎样痛？”心想这必是非常棘手的疑难病例，需要颇费精力，仔细询问。抑或是疼痛突然加重，否则李奶奶不会这么晚了还来急诊室。

“很久了，具体多长时间，病历里都有。今天上午我还找了某某（又是一位国内顶级专家）看过了。现在还是跟之前一样。”李奶奶稍稍挑起眉头。

“你先去做一个心电图吧！”听到胸痛并没有明显加重时，我紧张的神经也轻微舒缓一下，但也丝毫不敢放松。

“其实吃了上午医生开的药，这些症状都好了很多，可是我总担心自己再发作，今晚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我担心出事，所以这么晚了还来医院。等心痛发作的时候，你再给我做心电图吧！”李奶奶将自己的请求倾述之后，双眉也舒展开来。

我欣然同意，继续跟奶奶攀谈患病情况，同时还在书写病历记录，两人交流毫无芥蒂，似是故人重逢，老友相聚。约莫半小时后，李奶奶双眉飞扬，神情舒畅，自诉心痛完全缓解，就自行回家了。

至此之后，每次我的夜班，

李奶奶都会来。如果看到我在接收患者，她就会安静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看着我忙碌的身影。如果我不是很忙，她就会坐在我的跟前，谈起她的往事，说起这座城市的历史。

每次用听诊器听着奶奶的心跳声，怦怦咚咚地一声声让我感到安心和踏实。几个夜班之后，我也知道李奶奶的家里就只剩她一个人，老伴多年前就去世，独子也在国外，之前的老房子被拆迁之后，搬到偌大的新房中似乎也找不到安置她不安心灵的归处。李奶奶说，她不是担心死神的召唤，只是不愿孤独地死去，谁都不知道。她常常出现在医院急诊科，就是为了她走得那天，可以有人通知他的儿子。

### 若有所失的不仅是患者

已有三个夜班没看到李奶奶那熟悉的身影，以及那句用本地淳朴方言说出的“你先忙吧！”

打电话到李奶奶家里也没人接，在忙碌之余我不禁担心起来。

又一次普通的夜班，当我正在开医嘱时，一张饱经风霜却又安详的脸庞映入眼帘。“好久不见。”

原来孝顺的儿子将她接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，由于太匆忙，上次没来得及跟我告别。

“我心口痛的毛病又犯了。”李奶奶的神情与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。

“美国医生还治不好你呀！”在与她重逢的喜悦中，我也不忘调侃一番。

“那不就是还差你这一剂药嘛。”我俩相视一笑。

“你以后还去美国吗？”

“你又带不走，我还怎么去呢？！”在琳琅满目的药品库中，我找到了“陪伴”这一剂良药。

门外护士的呼喊声让我快速苏醒过来，望了望手表，已是第二天3点，昨晚，李奶奶又没来。

下次夜班她是否会来？又是否她再也不能来了？

陪  
伴



我与患者共成长

